

醫療史研究在臺灣（1990-2010） ——兼論其與「新史學」的關係*

The Study of Medical History in Taiwan (1990-2010):
With a Discussion of Its Relation to “New History”

陳秀芬（Chen Hsiu-fen）**

關於中國與臺灣的醫療史研究的回顧論文，光是從1992年至2009年至少就有26篇之多，平均每年有1.4篇，充分反映了這段期間內海峽兩岸學界醫療史研究的盛況。（附錄一）¹ 綜觀這些論文的主題與內文，有放眼大陸、兼及臺灣的出版概況者；² 有專以疾病史研究為對象者；³ 有以特定朝代為斷限者；⁴ 亦有專門介紹特定研究團隊者。⁵ 由於筆者觀察到臺灣的醫療史研究之崛起，實與《新史學》的創刊時間相去不遠，加上兩者的參與成員多有重疊，是以本文不同於前人的視野，將以《新史學》創刊迄今的二十年（1990-2010）為時間斷限，針對臺灣的醫療史研究提出幾個大方向、大趨勢的考察。

囿於篇幅，本文將著重於學界動態的摹描與研究成

果的回顧。

關於「新史學」（New History）一詞的出現，到目前為止，至少有好幾個歷史脈絡。無論何時何地，「新史學」不只是作為史學書刊或文章的名稱，往往還指涉某種學術創新甚至知識革命，成為史學轉向所高舉的大旗。究竟「新史學」何「新」之有？與「舊」史學的差異何在？對於醫療史的研究又有何啟發與挹注呢？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以下將採取比較分析的策略，試從歐美與臺灣各自的「新史學」運動出發，探討在這股思潮的衝擊之下，歐美與臺灣各自的醫療史研究所呈現的樣貌、特點及其異同。

* 拙稿曾宣讀於「《新史學》與臺灣史學二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09年12月12-13日），感謝與會學者的評論，以及本刊匿名審查者的建議。

**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身體與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1 由於篇幅所限，附錄一：「華人學界醫療史研究回顧論文（1992-2009）目錄」，僅呈現於本文電子版文末，詳見「漢學中心出版品全文資料庫」（<http://ccs.ncl.edu.tw/ccs/TW/ExpertDB7.asp>）。

2 李經緯、張志斌，〈中國醫學史研究六十年〉，《中華醫史雜誌》26.3（1996）：129-136；李建民、鄭金生，〈現代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源流〉，《大陸雜誌》95.6（1997.12）：26-35；李經緯、朱建平，〈五年來中國醫學史研究之概況〉，《中華醫史雜誌》29.1（1999）：6。

3 靳士英，〈疾病史研究六十年〉，《中華醫史雜誌》26.3（1996）：152-158；余新忠，〈20世紀以來明清疫史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10：15-23；余新忠，〈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實與可能〉，《歷史研究》2003.4：158-168；余新忠，〈疫病社會史研究：現實與史學發展的共同要求〉，《史學理論研究》2003.4：4-7；林富士，〈中國疾病史研究芻議〉，《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400.1：84-93；皮國立，〈探索過往，發現新法——兩岸近代中國疾病史的研究回顧〉，《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5（2006.6）：251-278。

4 陳元朋，〈民國以來宋代醫學史研究概況簡介——以臺灣與大陸地區的研究成果為例〉，《大陸雜誌》90.5（1995.5）：34-48；鄭志敏，〈略論民國以來臺灣與大陸隋唐五代醫學史的研究〉，《新史學》9.1（1998.3）：153-230。

5 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新史學》6.1（1995.3）：113-153；杜正勝，〈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新史學》8.4（1997.12）：143-171。

一、歐美「新史學」

在西方學界，1912年美國學者 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 出版了一本名為《新史學》(*The New History*) 的專書，書中主張史學研究的對象應包含人類所有的活動軌跡。這本書經何炳松的翻譯，很快就被引進中文學界，但在美國似乎沒有引起注意。⁶ 歐美的新史學之所以能成為真正的「史學革命」，開創新的研究視野，與法國年鑑學派 (the *Annales School*) 有較直接的關係。⁷

眾所周知，年鑑學派之所以得名，與其開山祖師 Marc Bloch (1886-1944) 與 Lucien Febvre (1878-1956) 於 1929 年在 Strasbourg 創辦的刊物有關。《年鑑》(*Annales*) 以蘭克史學傳統以來所輕視的經濟與社會 (史) 為名，鼓勵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對話，吸引了所有對跨領域研究取徑有興趣的學者參與。⁸ 儘管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衝擊，年鑑學派在 Fernand Braudel (1902-1985) 的帶領之下，迅速地於戰後法國再度崛起，進而成為法國史學界的主流。在 1978 年，年鑑學派第三代以降的史學家 Jacques Le Goff (1924-)、Roger Chartier (1945-)、Jacques Revel 主編了一本名為《新史學》(*La nouvelle histoire; The New History*) 的論文集，進一步彰顯其史學主張與前代史家 (包括 Braudel 在內) 的

不同之處。⁹ 之後，「新史學」不僅成為年鑑學派研究取向的代名詞，同時蔚為學界的新潮流，啟發更多的史學工作者投入相關研究。¹⁰

根據文化史家 Peter Burke (1937-) 的分析，歐美新史學之迥異於舊史學，可從幾方面看出：其一，新史學關心的是「人類的所有活動」，而非傳統的政治、戰爭或教會的歷史而已；基於對「整體史」(*histoire totale*) 的關懷，童年、死亡、瘋狂、氣候、氣味、污穢與潔淨、姿態、身體、女性特質、閱讀、言說甚至靜默等皆可成為新史學研究的主題。其二，傳統史學著重的是事件的敘事，新史學則強調結構的分析；在此視野之下，長時段 (*long term; la longue durée*) 的經濟與社會變遷特別受到史家看重。其三，傳統史學只關心知名人物 (例如帝王將相) 的偉大功績，新史學則開始注意「社會底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通俗文化史」(*history of popular culture*) 與「集體心態史」(*history of collective mentalities*)。其四，傳統史學主張研究必須立基於文獻資料——最好是官方的紀錄與檔案，新史學則把觸角伸展到其他類型的歷史材料，例如視覺與口述的媒介。第五，過往的史學過度強調歷史人物的內在思維對於個人行為的直接引導，新史學則開始思索集體活動與環境趨力對於個人的暗示與引導。最後，傳統的史學典範總認為「歷史是客觀的」(*history is objective*)，史家的任務就

6 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1912). 中譯本：魯濱孫著，何炳松 (1890-1946) 譯，《新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7 對於年鑑學派在法國的崛起過程，Peter Burke 以「法國史學革命」稱之，François Dosse 則逕謂之「法國新史學」。見：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 (Cambridge: Polity, 1990); François Dosse, *New History in France: The Triumph of the Annales*, trans. by Peter V. Conroy, Jr.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按，Dosse 法文版標題有「破碎化的史學」(“L’histoire en miettes”，用以指稱年鑑學派第三代之後的史學特色) 一詞，可見中譯本標題無疑更接近他的原意。見 2005 年法文版的中譯本：(法) 弗朗索瓦·多斯著，馬勝利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鑑到「新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8 《年鑑》自 1929 年創刊之後至少有三次的更名，均環繞在經濟、社會、社會史等詞彙打轉。自 1946 年起則定調為：《年鑑：經濟、社會、文明》(*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見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 p.117, n.2。

9 Jacques Le Goff, Roger Chartier et Jacques Revel, ed., *La Nouvelle Histoire* (Paris: Retz C.E.P.L, 1978)。中譯本見：勒高夫等主編，姚蒙編譯，《新史學》(上海：上海藝文出版社，1989)。

10 Peter Burke 除了以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 一書向年鑑學派致意，他主編的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出版資料詳後) 某種程度亦可說是針對年鑑學派所揭櫫的研究取徑進行省思。引人注意的是，Peter Burke 的夫人 Maria Lúcia G. Pallares-Burke 所編寫的當代史家與人類學者 (包括 Jack Goody、Asa Briggs、Natalie Zemon Davis、Keith Thomas、Daniel Roche、Peter Burke、Robert Darnton、Carlo Ginzburg 與 Quentin Skinner) 的訪談錄亦是以 “The New History” 為名。見：Maria Lúcia G. Pallares-Burke, ed., *The New History: Contessions and Conversations* (Cambridge: Polity, 2002)。

是要提供所謂的「事實」(fact)或「如實發生的過去」(how it actually happened)，新史學則承認史家無法避免從特定的觀點或立場去看事情。換言之，「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才是新史學追求的鵠的。¹¹

從時間的向度來看，歐陸新史學主張的提出距 Peter Burke 上述回顧文章的出版已有些時日，迄今也已超過三十載，因而後人對於新史學的觀點有所檢討甚至修正，當屬自然的事。至少，在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對於知識與權力關係的構想之下，當今史家大抵不會同意早期年鑑學派對於政治史的貶抑，認為後者在史學研究中無足輕重。在 Hayden White (1928-) 提出「史學作為詩學」的基進觀點、Lawrence Stone (1919-1999) 見證「敘事史的復興」之後，Frank R. Ankersmit (1945-) 進一步指出所有的歷史書寫都不可能擺脫敘事、詮釋以及對隱喻的使用。¹² Paul Ricoeur (1913-2005) 也主張，所有被書寫的歷史都必然採取某種敘事形式。¹³ 在此思潮之下，今日的史學工作者應不致認為史學作品可以完全摒

除敘事的形式，只需所謂的結構分析即可。即便是作為年鑑學派的同路人，Peter Burke 對於新史學也有若干的反省，認為其在定義（例如「人民」、「通俗文化」、「社會底層」、「日常生活」等如何定義？）、材料（例如口述、視覺與物質材料有何侷限性與問題性？）、方法與解釋（例如個別意向與集體環境對於人群行為的影響孰輕孰重？）等方面仍有待進一步的釐清。¹⁴

關於年鑑學派的新史學與醫療史研究的關係，除了 Marc Bloch 對於中世紀至近代早期歐洲的「神蹟治療」的探討，其實早期的年鑑史家少有直接以醫療史為其專長領域者。¹⁵《年鑑》期刊裡除了幾次的醫療史專號，整體而言醫療史論文的篇數並不特別多。¹⁶即使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受到 Braudel 的「物質生活」(material life) 研究取向所引導，1980 年之前的部分《年鑑》論文似乎特別側重人的「生物學」面向（在此指生老病死、飲食、性愛、婚姻等課題）。¹⁷某些年鑑學者除了把焦點放在疾病、醫療與醫者等典型的醫療史課題上，與疾病相關的氣候與人口學研究也頗受其青睞。¹⁸至於衛

- 11 Peter Burke, "Overture: The New History, Its Past and Its Future,"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University Park, Pen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6. 本書在 2001 年再版時曾進行局部修訂，但是此篇〈序曲〉內容變動不大。
- 12 細部論證請參看以下著作：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85 (1979.11): 3-24; Frank A.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3); 安克施密特 (Frank A. Ankersmit) 著，韓震譯，《歷史與轉義：隱喻的興衰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 13 Peter Burke, "History of Events and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University Park, Pen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33.
- 14 Peter Burke, "Overture: the New History, Its Past and Its Future," pp. 8-20.
- 15 Marc Bloch, *Les Rois Thaumaturges* (1924), or *The Royal Touch: Sacred Monarchy and Scrofula in England and France*, trans. by F. E. Anders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 16 Toby Gelfand, "The Annales and Medical Historiography: *Bilan et Perspectives*," in Roy Porter and Andrew Wear, eds.,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London: Croom Helm, 1987), pp. 15-39.
- 17 據筆者瞭解，1980 年前在《年鑑》發表過的部分醫療史論文已被收入下書：R. Forster and O. Ranum, eds., *Biology of Man in History. Selections from the Annales*, trans. by E. Forster and P. M. Ranu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R. Forster and O. Ranum, eds.,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France. Selections from the Annales*, trans. by E. Forster and P. M. Ranu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Volume 6。
- 18 例如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Concept: The Unification of the Globe by Disease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and "Balzac's Country Doctor: Simple Technology and Rural Folklore," both in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The Mind and Method of the Historian*, trans. by Siân Reynolds and Ben Reynold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p. 28-83, 128-148.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The History of Climate," and André Burguière, "Demography," both in Jacques Le Goff and Pierre Nora, eds., *Constructing the Past: Essays i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olin Lucas (Cambridge and Par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85), pp. 81-122。

生、感官與身體的關係，大抵要等到 1980 年代後期才逐漸成為顯學。¹⁹ 從後來的發展看來，年鑑學派的新史學對於醫療史研究的啟發並不限於歐陸，至少，一些在英國與北美學界從事法國醫療史研究的學者多少都受其感召。²⁰

除了法國的新史學，英美的醫療史研究無疑還受到另一個傳統的影響。Roy Porter (1946-2002) 與 Andrew Wear 指出，自 1970 年代起英國的醫療史研究有一個新的研究取向，即「醫療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的出現；1970 年當「醫療社會史學會」(the 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於英國成立之後，這個跨國的學術組織號召不少英美的年輕學者投入其中，轄下除了有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這份備受好評的學術專刊，也出版一系列醫學史的專書。²¹ 英國的醫療社會史研究之所以能快速崛起，與其堅強的左派傳統有關，有不少知名的社會史家正好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例如 E. P. Thompson (1924-1993) 與 Eric Hobsbawm (1917-)，最具代表性的左派史學刊物則為《古與今》(*Past and Present*)。因而，除了女性主義的學術陣營、Foucault 的知識／權力分析與知識社會學的啟發，Porter 與 Wear 指出新馬克思主義 (neo-Marxism) 對於醫療社會史的引導作用也不能忽視。這些史學家反對既有的「輝格式」(Whiggish) 醫療史研究角度——即論著的作者與讀者多為醫生，研究主題只與醫者有關，重點則在

歌頌「醫學進步」——而改把醫者、醫療、疾病控管放在更寬廣的社會政治與知識控制的脈絡來討論。²² John C. Burnham 也認為，正由於 20 世紀末學者們把社會史的研究視野帶入醫療史的研究，才讓後者呈現如此多元與無可限量的面貌。²³

英國 (新) 社會史與法國新史學的興起背景儘管不同，但其主張卻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在挑戰既有的歷史研究主流，提出新思維與新方向。不過，若要探究歐美醫療史的最新趨勢，則新文化史的效應亦不容小覷。「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 一詞的開始流行與 Lynn Hunt 於 1989 年主編、出版的一本會議論文集有關。²⁴ 這個詞彙所代表的史學主張在學界曾經受到矚目，卻也招致不少批評，以致 Hunt 後來不得不以另一本著作提出修正的立場。²⁵ 即便如此，新文化史對於醫療史研究的持續效應仍是值得關注的，至少，在新文化史所倚重的幾個重要知識遺產當中，Michel Foucault 對於醫學霸權與身體規訓的考掘，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對於習癖、品味與社會層級的解釋，以及 Norbert Elias (1897-1990) 針對社會心理與文明化進程的關係之洞見，對於拓寬醫療史學者的視野而言有一定程度的助益。²⁶ 由此可見，出現在美國的新文化史乃是在前述英法嶄新學風的滋養之下，才有萌芽、成長的空間。在研究方面，新文化史對於醫療史研究的啟示具體而微地表現在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視覺文化 (visual culture) 與感官／感

19 相關主題的代表作請參看：Alain Corbin, *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Georges Vigarello, *Concepts of Cleanliness: Changing Attitudes in France since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 這些學者包括 William Coleman、Toby Geland、Caroline Hannaway、Colin Jones、Harvey Mitchell、Terence D. Murphy、Matthew Ramsey 與 George Sussman。見：Toby Gelfand, "The Annales and Medical Historiography: Bilan et Perspectives," in Roy Porter and Andrew Wear, eds.,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p. 35, n.2。

21 關於 the 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的簡史，請參考該學會的網址：<http://www.sshm.org/content/about-society-social-history-medicine>。擷取日期：2010 年 7 月 4 日。

22 Roy Porter and Andrew Wear, eds.,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Introduction," pp. 1-4.

23 John C. Burnham, *What is Medic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Introduction," p. 1.

24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25 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2005), p. 49, 100-101. 關於 Lynn Hunt 對於新文化史的修正意見，見：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6 除了這三位，Mikhail Bakhtin (1895-1975) 對於新文化史亦意義重大。關於他們與新文化史的關係，詳見：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pp. 51-57。中譯本：伯克著，蔡玉輝譯，《什麼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新華經銷，2009)。

覺等方面的研究。²⁷ 這點從最近流行的會議標題與研究計畫也可以一窺究竟。²⁸

正是在新史學、(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的分別刺激之下，歐美的醫療史研究呈現更分歧的演化與較細緻的風貌。就某種程度而言，身體史研究的方興未艾多少又與醫療史的轉向有關。Roy Porter 明確指出，西方的身體史研究之興起，得歸功於馬克思主義、年鑑學派、文化人類學、(醫療)社會學、學院派女性主義以及歷史人口學等的挹注。²⁹ 如此多元的知識源流，讓身體史成為不同學科之間最容易對話的主題平臺。Porter 甚至認為生老病死、身體外觀、身心靈關係、性與性別、身體解剖學、身體政治學、身體與文明等，乃身體史研究最富潛力的議題。³⁰ 觀諸最近身體史研究的出版趨勢與熱門議題，他的預示似乎得到部分的印證。³¹

二、臺灣「新史學」

對比過去三十年來歐美醫療史研究趨勢，臺灣的醫療史研究之崛起背景與發展軌跡有高度相似之處。究竟這是臺灣學界在「國際化」潮流下的一種有意（或無

意）的學習與仿效，抑或是在「本土化」的過程中自家摸索與獨創的學門？臺灣與歐美的醫療史研究到底有何異同呢？本文希冀藉由以下的討論為這些問題提供些許線索。

在臺灣，早在 1980 年代之前已出現陳勝崑等醫者所撰寫的醫史作品，少數與中醫藥相關的教學研究單位也生產不少以中醫典籍或醫論為主題的論著。³² 然而，醫療史研究之得以重新包裝、開創新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史語所）的制度性力量之推廣可說功不可沒——儘管其成員一開始未必以醫療史研究起家。其次，國內大學的科技史、科技與社會（STS）的研究者對這個領域的耕耘亦不容忽視。臺灣的醫療史學者的第三種養成方式則是赴歐美國家留學，取得醫療史（或科技史）的博士學位。關於這些特點，李貞德的研究回顧已有論及，茲不贅述。³³ 在上述三類人才於研究與教學領域的努力之下，目前臺灣顯然又多了第四種醫療史研究人才的培育管道，即在國內大學的歷史相關系所裡以醫療史作為博碩士學位論文主題。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這些學界的老中青成員正是形塑當今臺灣醫療史研究樣貌的主力。

27 關於醫學與物質文化的結合，近來較受矚目的歷史研究當屬 Harold Cook 的得獎著作 *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2008)。至於較早把視覺文化的角度帶入醫療史研究的先鋒之作，當屬 Sander L. Gilman 的幾本專書，諸如 *Disease and Representation: Images of Illness from Madness to AIDS* (1988), *Seeing the Insane* (1996), *Making the Body Beautiful* (2001) 以及 *Health and Illness: Images of Difference* (2004)。

28 筆者於 2009 年暑假參加在匈牙利舉辦的「第二十三屆國際科技史會議」(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deas and Instruments in Social Context, Budapest, Hungary, 28 July – 2 August 2009) 時，發現不少具有創意與前瞻性的議題，均可呼應當今「物質文化」的研究熱潮，特別是關於近代早期科學物件（含動物與藥物）的交換與商業貿易的關係，或者現代科學當中新傳媒（例如數位科技）的應用與效應的研究。這點頗符合本次會議的特色，即關注觀念（思想）與器具（物質）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跨文化的知識溝通與技術轉移往往涉及帝國主義與殖民文化的議題，是以科技如何隨著帝國主義傳播，或者殖民醫學如何在異地轉化、深根，亦是會中的熱門話題。「視覺文化」的研究在過去幾年可謂方興未艾，類似的研究旨趣亦反映在這次會議之中，例如討論各種「圖」（map, diagram）與「符」（talisman）在科技與宗教知識傳遞中的使用，抑或探究近代歐洲史上產科的教育器材與解剖圖的使用等。

29 Roy Porter, "History of the Body," p. 207.

30 Roy Porter, "History of the Body," pp. 223-226.

31 由於西方身體史目前已累積十分可觀的研究成果，這裡僅列舉最為人所知的論文集，即 Michel Feher 等所主編的 *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1989) 三巨冊。前述年鑑學派史家諸如 Jacques Le Goff、Alain Corbin 與 Georges Vigarello 的論文亦在其列。

32 例如位於臺中的中國醫藥大學（前身為中國醫藥學院）中醫與藥學等研究所，或近年才成立的長庚大學中國傳統醫學研究所，歷來不乏有相關主題的碩博士論文出現。

33 李貞德 (Jen-der Lee), "The Past as a Foreign Country: Recent Research o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in Taiwan", 《古今論衡》11 (2004.9): 37-58。

由於本文旨在考察臺灣的醫療史研究與新史學的關係，因而臺灣新史學的代表性刊物——《新史學》的創刊對於史學界所產生的意義與效應，便成為接下來要探究的重點。

眾所周知，1990年3月創刊的《新史學》，一開始是由中研院史語所幾位成員加上國內大學的一些教師號召而成的，雖然在時間點上距離 Jacques Le Goff 等主編的《新史學》有12年之久，卻是當時華人學界的先鋒，率先針對既有歷史研究的主題、方法與視野進行深度反省。從臺灣《新史學》的〈發刊詞〉看來，這些學者顯然很清楚歐洲新史學的淵源與年鑑學派的重要。不過，他們也宣稱臺灣發刊的《新史學》「不想取代任何形式的所謂『舊史學』，而是要嘗試各種方法（不論已用未用），拓展各種眼界（不論已識未識），以探索歷史的真實和意義。」³⁴ 換言之，儘管《新史學》點明對梁啟超、傅斯年與陶希聖等學界前輩所揭櫫的新史學、「新史料」或「社會經濟史」等說法不盡然滿意，卻無意完全推翻前人的做法，而是希冀在既有的基礎上尋求、嘗試更符合新時代精神的史學方法與研究題目。就此而言，臺灣的《新史學》所秉持的「史無定法」的立場，與年鑑學派新史學所提出的跨學科對話的理想看似精神相仿，但是實際操作的策略卻大不同——至少史語所重視的史料考證與文獻解讀的傳統並未受到撼動。此外，年鑑學派一開始擺明要摒除以「人」（特指帝王將相）為主角的傳統政治、制度與軍事史，然臺灣的新史學從未否定「人」在歷史中的主導作用，而尋求歷史的（深層）結構也未必是其關懷所在。

前述自1929年到1980年代中葉，醫療史論文在

法國《年鑑》中所佔的比重其實不高。與此相仿，若以《新史學》自創刊至第19卷（2008）的所有論文進行分析，醫療史論文其實僅有29篇，佔所有論文的8.7%。³⁵ 然而，許多具指標性的醫療史論文均是在《新史學》首度發表，加上在此期刊的17個專號之中醫療與身體史就佔了3個，顯見醫療史研究與《新史學》關係之密切。³⁶ 若再把史語所的專業期刊《史語所集刊》與通俗期刊《古今論衡》納進來考量，則以醫療史為主題的論文數量就更多了。³⁷ 那麼，何以史語所這個中研院歷史最悠久的學術單位在《新史學》創刊未久，又開始提倡起醫療史的研究呢？這個問題或可從其靈魂人物——杜正勝的幾篇帶有宣示意味的文章看出一些端倪。

杜正勝之所以要提倡新史學與新社會史，與其觀察到先前的歷史研究多侷限於政治、經濟與狹義的社會所造成的「歷史學的貧乏化」有關。³⁸ 類似的批評可說是針對早年大陸學界流行的馬恩主義歷史解釋模式而來。在《從眉壽到長生》一書的序言裡，杜正勝提到早在1980年代中期，他就苦心焦慮思考如何跳脫當時的「左派史學的僵硬規範」。³⁹ 若說他之所以提出新史學與新社會史的主張，某種程度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臺灣學者為了與大陸學界的歷史解釋相抗衡所想出的策略，這種說法或不為過。其實，以左派史家自居的杜正勝，其所反對的是馬列史學的教條，而非左派史家對於下層百姓與普羅大眾的關懷。⁴⁰ 由於體認到過往的歷史研究雖以政治、軍事、制度或學術思想為對象，卻欠缺對歷史主體——「人」的深度探討，杜正勝遂有「新社會史」的主張。根據他的解釋，「所謂新社會史是以過去歷史研究所重視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為骨幹，傳益著人的生活 and 心態，使歷史學成為有骨有肉、

34 〈發刊詞〉，《新史學》創刊號（1990.3）：3。

35 筆者參考的是《〈新史學〉2008年度社員大會議程·附錄三》的統計資料。該會議於2009年1月16日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701會議室舉行。

36 這三個專號分別是6卷1期的「疾病、醫療與文化」、10卷4期的「身體的歷史」以及14卷3期的「醫學史」。

37 在中研院史語所所發行的刊物之中，除了《新史學》與法國年鑑學派所揭示的理想同名，《古今論衡》的英譯為 *Past and Present*，恰好也與英國左派史學的刊物雷同。不知這點純屬英雄所見略同，抑或是史語所同仁有意藉此向英法史學傳統致敬？

38 杜正勝，〈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頁145。

39 杜正勝，〈序言〉，《從眉壽到長生——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臺北：三民書局，2005）。

40 這個見解得自於杜正勝的學生金仕起，特此註明。

有血有情的知識。」⁴¹ 換言之，他並非要推翻之前的史學研究主流（骨架），而是要在既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去充實其內涵（血肉）。這一點與上述《新史學》的發刊詞精神相同。

杜正勝的「整體」史觀雖與歐洲新史學的「整體史」說法雷同，內涵卻有所差異。歐洲新史學強調的是把社會科學（諸如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與其他人文學科（包括人類學、文學）帶入歷史研究，杜正勝著重的卻是實質內容，把歷史分為物質、社會與精神三個層次，「從人群賴以生存的生態資源到人生的追求，擬訂十二條研究項目」。⁴² 這十二項「新社會史」的研究綱領包括生態資源、產業經營、日用生活、親族人倫、身分角色、社群聚落、生活方式（品味）、藝文娛樂、生活禮儀、信仰宜忌、生命維護（體認）和生命追求。新社會史之所以與醫療史產生關係，正是因為生命維護基本上要仰賴醫療史的研究才能充實其內容。⁴³ 表面上看來，他的新史學與新社會史並沒有直接援引歐洲新史學或新社會史作為理論架構，然而，由於杜一度負笈英倫留學，也很難說他從未從歐洲學風得到任何啟發。⁴⁴

對於此後的發展，史學界當有不少人耳熟能詳。自1992年以來，史語所結合一批對醫療史有興趣的年輕學者和學生，組成「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針對五個課題——對肉體的認識及其文化意義、醫家歸類（與巫、道、儒的關係）、男女夫婦與幼老老的家族史、醫療文化交流問題、疾病醫療所見的大眾心態——持續付出關注。⁴⁵ 這個讀書會已於1997年改組為「生命

醫療史研究室」。在杜正勝的領軍之下，史語所的醫療史研究團隊首先由林富士、李貞德、李建民等人組成，迄今累積非常可觀的研究成果。儘管他們謙稱沒有專業醫學的訓練，原本也不以醫療史為研究主力，然而標榜社會史與文化史的取向反而成為他們的研究特色。⁴⁶ 晚近祝平一、邱仲麟與李尚仁的先後加入，更充實了史語所醫療史研究的陣容，把疆界拓展至醫學（科學）史學、醫療地理學與帝國殖民醫學等領域。2003年，以日本學者酒井靜為首的「亞洲醫學史學會」（Asian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決定把總部設在中研院史語所，顯見該所的醫療史研究實力備受國際矚目。

雖然中研院已成為臺灣的醫療史研究重鎮，然而並非所有該領域的專家原先都來自史語所。以近年才自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轉入史語所的梁其姿為例，她的學思歷程便迥異於史語所的傳統。梁其姿自承她的研究興趣一直圍繞著邊緣或下層人群以及生老病死的課題，與其1970年代末在法國的求學經驗不無關係。她畢業於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授業師包括中國農民的研究專家 Lucien Bianco 與以研究歐洲人對死亡的態度聞名的 Philippe Ariès（1914-1984）。⁴⁷ 眾所皆知，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的前身為法國高等實踐院第六組，在二次戰後曾由 Braudel 執掌，1975年改組後才由 Jacques Le Goff、François Furet（1927-1997）等接手，可說是年鑑學派的大本營；⁴⁸ Philippe Ariès 雖有「假日史學家」（Sunday historian）之稱，其研究取向卻常被歸入年鑑學派。⁴⁹ 由

41 杜正勝，〈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頁114。

42 杜正勝，〈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頁145。

43 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頁114。關於「新社會史」的具體內涵，詳見杜正勝，〈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3.4（1992.12）：95-116。

44 根據金仕起的說法，杜正勝私下提及他早年曾參與具有濃厚社會史色彩的《食貨》月刊，以及專門引介西方史學理論的《史學評論》的刊務。眾所皆知，《史學評論》正是臺灣最早有系統地介紹年鑑學派的刊物。

45 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頁141。

46 在文中杜正勝直接以「我們的路——社會的與文化的」作為宣言。杜正勝，〈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頁149。

47 請參考史語所網頁研究人員的自我介紹。網址：<http://www.ihp.sinica.edu.tw/>。（擷取日期：2010年4月20日）

48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 p.65.

49 Philippe Ariès 的重要著作計有：*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trans. by Robert Baldick (London: Pimlico, 1996);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 Death*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The Hour of Our Death*, trans. by Helen Weaver (New York: Knopf, 1981)。

於梁其姿曾經翻譯過年鑑史家的論文集，她的一系列研究也沾染了濃厚的年鑑學派色彩。⁵⁰ 若說梁在醫療社會史方面的努力，讓法國新史學與臺灣新史學有機會接軌，應該不算誇大。除了死亡史的研究，Philippe Ariès 的兒童與童年史研究也為人所津津樂道。中研院近史所已退休的研究員熊秉真在這個領域耕耘日久，儼然成為中國兒童／童年／兒科醫學史研究領域的代表人物。

自 1996 年之後，臺灣赴英美國家學成返國的醫療史學者漸多。這些學者未必都深受年鑑學派的新史學研究取向與學風的薰陶，但他們對於疾病與醫療史的見識與看法的多樣性，相當程度地反映了西方學界的歐美醫療史與中國醫療史研究的新取向。⁵¹ 以這些學者的博士論文為例，其中有從事疾病的社會史研究者；⁵² 有從宮廷醫案分析醫病關係者；⁵³ 有探究傳教醫學、帝國主義與殖民醫學的特色者；⁵⁴ 亦有涉及中醫、藥物與現代國家的關係、西方精神分析師的養成等題目。⁵⁵ 無論是醫病關係、疾病與社會、醫療與國家，或者藥物的全球化，這些研究取徑與詮釋視野正是在歐洲新史學與新社會史的轉向之後，才漸成為醫療史研究的主流。另一方面，最近十年臺灣也開始出現以醫療史為論文主題的本土史學博士，題目涵蓋醫學的政治隱喻、本草食療與飲食史、人參的使用與消費，以及人種衛生等，顯見文化人類學、新文化史所衍生出的身體感官、物質文化等研究取徑已逐漸在國內發酵。⁵⁶ 上述學者目前或服務於中

研院各單位，或在各大學教授醫療文化史；他們的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不定於一端，但對於當今與日後臺灣醫療史研究的影響值得持續關注。

三、研究主題與取向

在新史學、新社會史甚至（新）文化史的學術氛圍中，臺灣學者的醫療史研究究竟呈現什麼不同於前的特色呢？李貞德於 2004 年所發表的一篇研究回顧雖然旨在介紹史語所的醫療史研究團隊，但於今看來仍相當具有洞見，可以援以解釋臺灣的醫療史學界現況。以下便以李文的觀察作為討論起點。

在這篇文章裡，李貞德指出臺灣的醫療史研究的最大特色，或在於學者多無專業醫療（含臨床經驗）的訓練背景。這樣的議論，顯然是針對之前有學者（例如陳勝崑）認為醫學背景出身有利於醫學史研究的論點而發。以中國大陸為例，至目前為止除了少數例外，多半的醫療史學者皆具有醫學專業背景，且向來秉持醫史研究須有利於醫學發展的論調，影響所及，他們不但把目光侷限於醫學的「內史」（例如醫家、醫論、疾病本身），著重於醫學的「發現」、「成就」與「進步」，也常犯時空錯置的毛病，偏好以今日生物醫學的疾病分類方式，來理解古代的疾病現象，而且對於醫學／醫療的社

50 布洛克（Marc Bloch）等著，梁其姿等譯，《年鑑史學論文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

51 筆者不敢說完全掌握了其他學者的學思歷程，故僅能以自己為例。在倫敦大學求學的歷程中，筆者除了師事 Christopher Cullen（古克禮）學習作為中國科技史一支的醫療史，同時也在 Roy Porter 的課堂上接受近代歐洲醫療社會史的洗禮。此外，Frank Dikötter（馮客）的文化史與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取徑對筆者也有很深的啟發。上述種種訓練均與本文所提及的歐洲新史學的轉向有關。由於歐美的中國醫療史研究非本文重點，有興趣者另可參酌：Paul U. Unschuld, “Medical History in Chinese Studies: A Personal Perspective on Achievements, Approaches, Expectations,” 收入黃克武主編，《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論文集歷史組：性別與醫療》（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 127-164；Nathan Sivin, “Introduction,” in Joseph Needham & Lu Gwei-djen, ed.,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6, part VI: Medic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Nathan Siv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Now and Anon,” *Positions* 6.3 (1998): 731-762。

52 例如張嘉鳳、陳秀芬。

53 例如張哲嘉。

54 例如李尚仁、王秀雲、劉士永。

55 例如雷祥麟、許宏彬、王文基。

56 例如金仕起、陳元朋、蔣竹山與范燕秋。

會文化史研究取向十分排斥。⁵⁷ 相較之下，臺灣的醫療史研究者比較沒有實用主義的包袱，不僅研究視野跨越內外史的疆界，且著重史料分析與歷史脈絡。更重要的，是臺灣的研究者未必都以醫療史學者自居，而是以科技史、性別史、宗教史、社會文化史等作為其專業領域，並強調民族志之類的書寫方法以及人類學式的參與觀察之必要。⁵⁸

筆者頗認同李貞德的詮釋角度，以為上述特色不限於史語所的醫療史研究團隊，大抵也適用於中研院其他研究所與大專院校學者的醫療史研究。不過，本文也要特別指出：臺灣的醫療史學者對於自身的學術取向與角色認同多少亦有差異。例如，史語所有幾位醫療史研究者在其自我認定的研究領域中，其實並未包括醫療史。⁵⁹ 不知這是否為某種學術立場的表態？杜正勝把醫療視為社會史（在此或可代換為文化史、婦女史、科技史）的一環，謙稱所作乃「另類醫療史」，是否也反映了類似的想法？⁶⁰ 或許，他們對於醫療史的設想比較接近「社會（文化）史中的醫療」（medicine in the history of socio-culture），亦即把醫療視為社會文化史的（補充）材料與議題，目的是為了探討更廣大的社會歷史圖像。這點倒是與西方醫療史學界常見的以醫療作為研究主體、社會文化史作為研究方法所提出的「醫療社會（文化）史」（the socio-cultural history of medicine）的視野頗為不同。

為了讓讀者能更清楚地掌握自《新史學》創刊以來臺灣的醫療史研究走向，筆者特別蒐羅了過去二十年（1990-2010）來臺灣學界所生產的醫療史論著，以進行初步的統計與分析。（附錄二）⁶¹ 就地理界限而言，可以清楚看出在所有醫療史論著之中，中國醫療史仍屬大宗，佔 66%；其次是臺灣醫療史，佔 32%；敬陪末座的

是西洋醫療史，僅佔 2%。（表一）這樣的分布比例，其實頗為符合臺灣史學界既有的專業領域與相關學者的現況。

表一：臺灣學界醫療史研究主題統計圖表（1990-2010）

主題年份	中國醫療史	臺灣醫療史	西洋醫療史	合計
1990	3	1	0	4
1991	5	0	0	5
1992	5	2	0	7
1993	7	1	0	8
1994	4	0	0	4
1995	14	4	0	18
1996	10	8	0	18
1997	5	4	0	9
1998	8	4	0	12
1999	19	4	1	24
2000	9	2	0	11
2001	14	5	0	19
2002	13	8	1	22
2003	18	7	2	27
2004	15	10	1	26
2005	18	15	0	33
2006	21	7	1	29
2007	18	14	0	32
2008	23	13	0	36
2009	13	8	0	21
2010	0	0	0	0
合計	242	117	6	365

再從研究主題來看，若以筆者較熟悉的中國醫療史這一區塊作進一步的檢視，大抵可以得到以下的印象（表二）：

57 這裡所說的少數例外包括中國人民大學的楊念群與天津南開大學的余新忠等人。他們的研究視野與論述角度在大陸學界顯得獨特，反倒與臺灣學者的路數較接近。

58 李貞德（Jen-der Lee），“The Past as a Foreign Country: Recent Research o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in Taiwan”，頁 37-58。

59 根據中研院史語所網頁所載，除了林富士、李建民、邱仲麟與李尚仁的研究領域有提到「醫療史」或「醫學史」，梁其姿的研究領域標示為「明清社會史、近世社會文化史」，李貞德的是「中國婦女史、文化史」，祝平一則為「中西交通史、科技史」。（網址：<http://www.ihp.sinica.edu.tw/>，擷取日期：2010 年 4 月 20 日）

60 杜正勝，〈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頁 164。

61 由於篇幅有限，附錄二：「臺灣學界醫療史研究書目（1990-2009）目錄」，僅呈現於本文電子版文末，詳見「漢學中心出版品全文資料庫」（<http://ccs.ncl.edu.tw/ccs/TW/EXpertDB7.asp>）。由於今年（2010）尚未結束，故本文並未列出今年已出版書目。

表二：臺灣學界的中國醫療史研究範疇、主題與代表學者

研究範疇	主題舉隅	代表學者
疾病範疇	方土病、流行病、傳染病（疫病、天花、種痘法、癩瘋、癩病、肺癆）	林富士、梁其姿、張嘉鳳、邱仲麟、李尚仁、王德基、蔣竹山、雷祥麟
	疾病與環境、寄生蟲病	蕭璦、梁其姿、李尚仁
	情志、神志病症	李貞德、陳秀芬
	邪祟病	李建民、陳秀芬
醫者類型	古代醫者	金仕起
	儒醫、世醫	陳元朋、祝平一、邱仲麟
	巫、童乩	林富士
	女醫、醫療傳教士、女性醫療傳教士	梁其姿、李尚仁、王秀雲
	醫派與醫學集團	張哲嘉
醫患之間	醫案、醫病關係	金仕起、邱仲麟、張哲嘉、雷祥麟、祝平一
	健康照護	李貞德
醫事制度 醫學分科	官方醫學	邱仲麟、陳君愷、陳元朋
	婦（產）科、醫療性別、經期衛生	李貞德、周春燕
	兒科醫學	熊秉真、張嘉鳳
醫學典籍	醫書寫作流傳	李建民、金仕起
	醫書出版地域	張哲嘉
醫學教育	禁方	李建民
	醫學知識傳播	梁其姿、張哲嘉
本草方藥	本草藥物	張哲嘉、陳元朋
	食療藥膳	陳元朋、陳秀芬
	物質文化	李建民、蔣竹山
	藥材貿易	邱仲麟、張寧、蔣竹山
	藥品廣告	張哲嘉、黃克武
宗教醫療	巫術、道教	林富士
	佛教	劉淑芬
	民間教派醫療	邱麗娟
	中西醫交流、傳教醫學、帝國主義與殖民醫學	祝平一、李尚仁、王秀雲、李貞德
醫療國家	醫療與政治	金仕起
	中西醫論爭	雷祥麟、皮國立
養生衛生	文人養生	陳秀芬
	佛教養生	劉淑芬
	現代衛生	雷祥麟
身體構成	經脈、氣論、魂魄	杜正勝、李建民
	命門、三焦	張嘉鳳、皮國立
	潔淨、污穢、解剖	李建民、王道還
	法醫、骨論	張哲嘉
	以人為藥	邱仲麟
其他	民俗禁忌	林富士、李建民
	醫學術數	張哲嘉

從表二可約略管窺過去二十年來臺灣的中國醫療史研究走向。儘管醫療史的傳統課題，諸如疾病、醫者、醫政等，仍佔研究出版品的主流，但是學者們處理的方式比以往更細緻，往往與廣義的政治、社會與文化脈絡緊密相扣。而醫病關係、下層醫者、女性醫者、醫學普及、醫書出版、帝國與殖民醫學等新興研究主題，則明顯是受到新史學、新社會史研究取向的啟發才陸續出現的。至於與身體、生命直接相關的身體史課題，則可視為從醫療史延伸、擴充出來的新興研究領域。另一方面，由於臺灣醫療史研究非筆者所專擅的領域，而西洋醫療史的研究成果又相對貧乏，故本文先暫時略過不表。

四、小 結

一門新興學科或研究領域的崛起與茁壯，往往得訴諸許多因素。以過去二十年來臺灣的醫療史研究為例，機構性力量（例如研究院、大學）的推動雖然功不可沒，但是作為學術活動的主體，研究者本身的自覺與認同更是不可或缺的要害。藉由本文的考察，可知歐洲的新史學（以及隨後的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對當地的醫療史研究取向顯然發揮了引領的力量。無獨有偶，臺灣的新史學運動在本地醫療史研究的快速崛起中亦扮演主導的角色。至於臺灣的新史學運動與醫療史研究是否有向歐美師法、學習的痕跡呢？從臺灣的史學界向來不排斥歐美的新興史學理論與研究方法，以及留學歐美國家的醫療史學者所呈現的研究特色來看，這一點殆無疑問。只是，這種跨文化的「轉譯」往往涉及「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的衝突矛盾，須考量研究對象的轉換與視角理論的磨合等複雜問題。更何況，它也未必是一個有系統的群體運動，而很可能是特定學者針對特定議題所作的個別選擇。

無論如何，臺灣的新史學運動之於本地醫療史研究的意義，從研究主題的擴增與研究視角的轉向清晰可辨。至於它們的研究方法與「舊」史學之間是否必然斷裂？將來還會出現哪些具有開發潛力的研究次領域？又在哪些議題上足以獨樹一格、超越歐美影響？這些問題將留待日後有機會再議。